

王国才（右）与村民交流



还是肥料饲料，全部都要依靠人背马驮。最糟糕的是，多雨的怒江，一到雨季，滑坡、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严重威胁村民安全。其中，傍山而居的吓卡村民小组最为典型，这个仅有53户194名村民的小组，以前可是让村“两委”操碎了心。

“村子的旁边就是一个滑坡点，只要一下雨，就得组织村民转移。”在村委会工作多年，王国才已经记不清楚组织村民转移过多少次了。由于村组周边没有平地，每次转移时，村民们都要跨过滚滚怒江，从江东转移到江西的一所学校临时安置，整个过程极其狼狈。每次见到这一幕，王国才的心都会被刺得生疼。他知道，只有搬离这里，村民脱贫才有希望。

2017年，怒江全州开始实施10万人易地扶贫搬迁工程，从县里参加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会回来，王国才就下定决心：吓卡村民小组易地扶贫搬迁，刻不容缓！他和村“两委”班子成员、驻村工作队员说干就干。很快，在茶拉一组和二组建设安置点的方案也获批了。

在具体实施阶段，很多问题接踵而至，特别是安置点部分土地权属不明问题，成为摆在村委会面前的一道难题。

“一些土地前些年开垦过，但是后来又没有继续种植，具体是谁家的，也就搞不清楚了。”工作才拉开序幕，王国才就犯了难，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土地权属问题解决不了，工作根本无法推进。

茶拉二组的一片耕地荒置了10多年，几年前，家住茶拉一组的李向荣开垦了这片地，把家也安在了这里。如今，这块地成为村里征地安置点，归属感怎么分？补偿款怎么算？矛盾一触即发。

王国才也很头疼，不过他有他的原则，“不能因为征地影响了整体团结，必须让大家都满意”。后来，他请来两个小组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帮忙做思想工作，提出征地补偿款和茶拉二组平分。经过多次调解，李向荣和二组的村民们终于点了头。

最棘手的矛盾得以解决，安置点建设工作开展得很快，2018年10月，吓卡村民小组的村民敲锣打鼓，搬进了新家。

近一年间，为解决村民的易地扶贫搬迁问题，王国才几乎每天都泡在村组里，很多时候走在村里，距离女友家仅咫尺之遥，可“陪伴”却似乎是一种奢侈品。

村民们有了新家，可此时的王国才还没有办婚礼的打算，双拉村还未整村脱贫，他的使命仍将继续下去。

整治饮酒风倡导文明新风

如今，站在怒江美丽公路旁隔江眺望，不远处的双拉村灯火阑珊，点点灯光似山中的星星。脱贫后的双拉村，摇身一变，成了外地人眼中的世外桃源。

如今的双拉村确实不一样了，但很少有人能想象到，扶贫干部和村党总支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，才让这个曾经无比贫穷的村子变成现在生机勃勃的模样。土生土长的王国才自始至终心里透亮，“扶贫先扶志，双拉村的扶志，要先禁酒”。

少数民族村寨，许多村民都爱喝酒，前几年，因饮酒影响生产生活的事情屡见不鲜。有一次，一名村民喝醉酒后，将老母亲打得头破血流，王国才上门调解，可好说歹说根本无济于事，他恨铁不成钢，

握着拳头几度想上前揍对方一顿。

喝酒误事，不一而足。王国才说：“很多人将酒瓶乱扔，甚至砸碎后直接丢在路上、地里，非常不安全。村民嗜酒成瘾，整日浑浑噩噩，严重影响了脱贫攻坚工作。”

整治饮酒风迫在眉睫。2018年，王国才到镇上开人代会，晚上休息时和其他代表一合计，决定在村里开展一项“无酒瓶”计划，将双拉村打造成无酒瓶村。说干就干，回到村里后，王国才带着村“两委”班子多次开会，制订了实施计划，并很快通过了村民决议。为推进计划实施，他带着村“两委”班子，将酱桶村民小组作为试点，进村入户收酒瓶。

酒瓶多到让人无法想象，酱桶这个仅有59户人家的村民小组，收集的空酒瓶竟然卖了1500元钱。

“除了村民家中不能有酒瓶外，各村的小卖部也禁止销售瓶装酒。”为了不让喝酒影响村民的精气神，影响脱贫攻坚进度，王国才绞尽脑汁，专门将所有小卖部老板拉入一个微信群，每月必须上报销售情况，以便互相监督。

“无酒瓶”计划实施很顺利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治，村民们因饮酒误事现象大幅减少，主动脱贫的心气也愈发高涨。

2019年，双拉村正式脱贫。这一年，王国才31岁。脱贫后的双拉村一切看起来都生机勃勃，王国才心里美滋滋地，开始准备自己的婚礼，可疫情突如其来，这场本就迟到的婚礼又被搁置下来……

本刊记者 保磊 郝亚鑫